

◎作家近况

上善若水：何向阳的人与诗

李 壮



何向阳

当我写下题目、准备来谈一谈何向阳的人与诗，忽然感到有些犯难。我意识到这篇文章不好写。毕竟，无论是在正襟危坐还是漫侃闲聊的场合，论起对某人的印象，总归是特立独行、风格突兀者比较好谈。诸如性情亢奋外向、具有演员或演说家天赋的，我们大可以谈他的语速、神态、遣词造句的个人风格乃至嘴角唾沫星子的放飞频率，再不济，搬出对方讲过的私家轶事或精彩段子复述一遍也可过关。若遇见深沉内敛、沉默寡言、具有哲学甚至玄学气质的，又可以直接抓住他的“闷”或“神”来做文章。难写的是那些优雅柔和、充满君子风度的人。他们不会让人随处感受到自己身上的棱角或光环，不愿用高亢的精神分贝来反复强调自身的在场，而更愿意以得体的举止和温婉的微笑让别人沐浴在舒适和安全的感受之中。何向阳便是这样的人。若以饮品来比喻，有人像烈酒、有人像浓茶、有人像颜色和味道都深不可测的单品咖啡，何向阳则像水，清澈、从容却并不简单，表面看不爱以激烈的个性争胜，但着实是弥足珍贵、不可或缺的存在。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仔细回想起来，第一次与何向阳见面，是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一次研讨会上。那时我还是北京师范大学一位在读的硕士研究生，来到中国作协这样的文学殿堂参加研讨会，兴奋之余，难免也有几分紧张和惶恐。那日轮到我发言时，会议已近尾声，窗外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可以想见，经过一下午的研讨，在场所有人都免不了比较疲惫。我接过话筒，暗自担忧自己的发言是否还能引起大家的兴趣，抬起头来，却发现主席台上的何向阳正认真地注视着我，身体微微前倾、脸上挂着优雅的微笑，是准备耐心倾听的神情——整场研讨会，她似乎一直坐在那里认真地听着，不论发言的是文坛前辈还是我这样的无名新人，都不曾区别对待。

毕业之后，我有幸来到中国作协调研部工作，何向阳成为了我的部门领导。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之中，我再次感受到了她的温和与善良，同时又进一步见识到她严谨认真的一面。有一日撰写文稿，我打印出来交给何老师过目，由她提出修改意见后再由我改写调整、重新打印，此般循环往复，一篇稿子在我俩手间大约来回了六七遍，何向阳用铅笔批注的修改意见也从段落结构、内涵表意而最终精细到了一字一句的细微斟酌。何老师的修改意见的确高明，我在反复录入调整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揣摩和学习。初稿交去时本已临近下班，待到最终稿敲定，时针已指向了七点。我将稿子发送出去，回头看见何老师正站在我办公室的门口，她说李壮你加班到这么晚真是辛苦了，找机会我请你吃饭或者看电影吧！这一句话让我心里很感动，与此同时，还有几分无功受禄的不好意思：加班并不是我一个人在加，领导一字一句地同我修改到现在，我又有什么辛苦可言呢？

前不久，何向阳的新诗集《锦瑟》问世。也算机缘巧合，出版社安排新书发布会那天，竟然正好赶上了何老师的生日（出版社最初并不知道此事）。那一日，到场的读者和朋友们准备了大捧大捧的鲜花和

精致的蛋糕，一起送到了何老师的面前。在花朵和烛光的簇拥下，何老师双手合十、双目微闭，在手机镜头闪光灯此起彼伏的光亮中许下了愿望。那愿望是什么我不得而知，唯一确凿而可牢牢捕捉到的，是挂在何老师脸上的那种压抑不住的笑：那笑容是如此的纯澈而真诚，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涌溢出来，像来自一个口含糖果的孩子。的确，这是作为写作者的幸福时刻，更是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与同类之中

的人的幸福时刻。我也从这笑容中看到了另一个何向阳：她热烈、赤诚，在内心的深处绽放着火。

细想起来，这不仅是一个何向阳与另一个何向阳之间辩证共在，更是其人与其诗之间的奇妙关联。现实生活中的何向阳，温和、认真、亲切、优雅。关于自己的文学评论写作，何向阳自己又曾以“尖锐、激烈”甚至“老辣、泼皮”来加以形容（当然，这亦是早年间的自我判断）。而我从一篇篇诗作中读到的，则又是另一个她：那个人一往情深、内心火热、柔软得近乎激烈（似乎是很难共存的两个词，但奇妙的诗的事实却恰恰如此）。也许，作为诗人的何向阳才是最毫无保留的那一个，寻常难见然而确凿无疑；正如她在《青衿》一书的自序中所言，“诗歌，大抵是一种火焰，它不可见，在海底。”水和火，在此以相反相成的方式实现了统一。

说到《青衿》，这是何向阳的第一本诗集，出版于2015年，收录了她从上世纪80年代起至1994年止的大量诗歌——这些诗作大部分创作于作者的大学时代。倘若细心，我

们会发现，《青衿》一书的自序落款时间是1993年（即诗集作品最初收集整理年份），结尾的后记则写于2015年（本书实际出版的年份）。一来一去，20多年的光阴，语调风格乃至行文背后的心态皆有不同，此间区别颇可玩味。而令我分外感动的，还是具体字句背后，何向阳那颗文学的“初心”、诗的“初心”。《青衿》的封面做得简单质朴，除却书名、作者、出版单位等必要信息之外，只在腰封上印了一行竖排小字：一切刚开始时的样子。翻看书中作品，带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气息、青春的气息，似带着些许青涩，但又是那样的诚挚、热烈、令人感动。

历史上有关“青衿”典故的诗句，最有名大概要数曹孟德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何向阳的《青衿》，也的确配得上这句“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在《青衿》正式出版两年之后、实际创作20年之后，诗集《锦瑟》诞生。诗作结尾的时间坐标从1994年猛然跳跃到了2014年，20年的沉吟、20年的悠悠之心，在这本真正意义上的“新作集”中流溢成炫目的光华。《青衿》里已然呈现出的许多美学特点，在《锦瑟》中得到了继承，并且技艺更趋纯熟、情思更臻细腻、格局更广阔。例如，两本诗集之间存在着一般贯穿始终的深情。在《青衿》里，它常常指向某个理念性的虚构爱情对象（此间的“爱情”亦可作广义理解），及至《锦瑟》，则又加入了更多自我与自我的隐秘审诘、尘世经验摩擦产生的精神热能，乃至个体生命与浩渺时空的永恒对视。再如，某些艺术风格上的个人特征，也在延续继承之中显示出淬炼与成熟。《锦瑟》里的很多诗作，在形式上回环往复、具有古典之美，而单行诗句短促、干净，情思绵密而节奏清朗、绵绵如缕又浩浩汤汤，同样是《青衿》中有迹可循而在《锦瑟》里日趋完善。我想，这些起伏而柔韧绵长、决然又不失流畅的诗句，也正如同我开篇时提到的“水”：这是溪流，是瀑布，是蒸腾入天穹又降落回人间的雨，为美和爱所充满。上善若水，若何向阳的人与诗。

◎作家谈

直面灾难的大爱

《死亡征战——中国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纪实》创作感言

何建明



在国际事务中，如何处理好、平衡好，与世界各国和睦相处、和平共荣，是当今中国比任何历史时期更重要的担当。

言大国，除了实力、人口、国土，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就是一个国家在世界面前呈现的真诚、善意与全力以赴的精神。

中国作为公认的世界性大国，也就这几年。这几年中国在世界面前做了一件件精彩的事，其中有两件是在我们国土之外的地方发生：一件是仅用短短8天时间，将远在北非利比亚战乱下的近4万中国侨民安全撤离回国；另一件事是当西非三国遭受埃博拉病毒袭击的关键时候，中国派出千余人的医疗队紧急支援，同当地民众一起迅速遏制了这场罕见的疫情。这两件事都干得极其漂亮，是真正的完胜！是中国外交战线有史以来，特别出彩的两篇华章。

有幸，我成为这两起事件的书写者。2011年的利比亚撤侨行动，我应外交部之邀，完成了长篇作品《国家》。这回抗击埃博拉战斗，又应国家卫计委之邀，写下了这部《死亡征战》。

这两部作品都是写外交事件，都是写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出色表现。尽管事件不一样，其实都是中国作为公认的世界性大国两次彰显中国风采、中国精神的行动。中国风采和中国精神不是空洞的，它包含了对自己同胞和人民的每一个生命的珍视与惜爱；它包含了对他国，尤其是对那些弱国、穷国人民生命和他们国家命运的尊重与珍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对他人要有爱心，要有真心；见他人之难时，当倾力相助，不弃不辱。平时始终能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友善相处。

如何与地球村的各国相处并存，友好共荣，这是当代中国遇到的一个大课题。使命与意识，责任与担当，真诚与智慧，怕是我们需要在一次次“事件”与“冲突”中慢慢经历和学习的“大国课程”。无论是撤侨行动中还是此次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的战斗中，我强烈而又深切地感受到，我们的党和政府的英明与伟大，那些具体参与这些非凡行动和战斗的普通中国人也常常令人尊敬，他们的表现，给了中

国风采和中国精神最完美、最生动、最具体的展示与诠释。

在书写《国家》和《死亡征战》这两部外交题材的作品中，一种“中国已不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的意识，总在我心头涌动。难道不是吗？今天的中国，不管是你一个普通公民做的事，还是我们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个小小的姿态，都会影响到别国的情绪与他人的感受。这大概就是什么叫“大国”了。今天的中国和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已经被推到了世界面前。无论你好的一面还是不好的一面，他国与他人都会在评说和注视着你——我们因此格外需要提高自身的大国意识、大国素质，国家已经做得很好，并且正在做得更好。而你我，作为这个大国的普通公民，我们自然也要有与“中国”身份相匹配的大国意识、大国责任和大国素质。

这是我写完此书后，对所有响应国家召唤，勇敢地奔赴遥远的非洲，用生命去参与抗击埃博拉毒魔并建立卓越功勋的中国医疗队员们所产生的最崇高的感受。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袭击的中国医疗队员们，是当代的国际主义战士，是中国作为大国形象的代表，更是中国风骨、中国精神的行动者与实践者。我向你们致敬！

“打胜仗，零感染”，是习近平主席给中国医疗队的命令与任务，中国医疗队在那么遥远、那么艰苦、那么紧张、那么不可控的非洲大地上，竟然向习主席和祖国人民交了一份满分答卷！我知道，这样的成绩来得太不易，背后是眼泪，是牺牲，是实力，是彻彻底底的无私的爱与大国精神。

作为一名时代的记录者，我期待更多这样的大国经典进入我的故事，因为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灾难面前的人类之爱更珍贵！

◎新作评介

同根同源 血脉相连

——读《两岸家园——二十二个台湾人》

徐 可

2009年，我受邀带领一个港澳媒体采访团到苏南地区采访，发现那里台资企业特别多。当我们询问台湾商人为什么会选择到江苏投资时，所得到的回答竟然惊人地一致：这里环境好。他们所指的环境，当然不只是物质意义和自然意义上的。

时隔8年，当我读到由22位江苏作家共同完成的报告文学《两岸家园——二十二个台湾人》，我立刻想起那些企业家，想起他们这番真诚的回答。我不知道书中所写的22个台湾人中有没有当年所见的台湾商人，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有着相似的经历和同样的心路历程。从两岸三通以来，台湾企业家陆续到大陆来投资兴业，他们在大陆改革开放大环境中获益良多，同时也为两岸经济发展做出很大贡献。然而，我们对这个特殊群体的生存状况所知不多。《两岸家园》正好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了解到一批在大陆的台商的喜悦哀乐。

本书由江苏省台办和江苏省作协共同策划，22位大陆作家以纪实方式，呈现22位跨越海峡到江苏创业台商的开拓故事。22位台商涵盖了文创、农业、教育、化工等行业。他们当中，有上世纪90年代初就到江苏的先行者，也有近几年随着两岸交流日益紧密、西进大陆寻求市场的台商。

诚品书店，新光天地，华新丽华，南京新地标银杏湖……这些台

商在大陆创业的故事，是跨越海峡两岸的深情握手。他们的故事，更是个体、家族与国家故事的悲喜交织。

《两岸家园》展现了台商创业创新的风采。两岸结束对峙状态后，一批批有胆有识的台湾商人陆续来到祖国大陆投资兴业，他们筚路蓝缕，艰苦创业。书中的22位台商，有的出身寒微，有的少年失怙，有的曾一贫如洗，有的屡遭劫难，鲜有生而富贵、一帆风顺的。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善于抓住机遇、敢于开拓。林铭田是书中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也是南京银杏湖农业休闲观光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当他提出要在南京江宁西山区兴建一个包含高尔夫球场的风景区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不光因为这里是一片“破田低山丘，十年九不收”的荒山秃岭，更重要的是政策的高压线不能触碰。但是林铭田认准的事就一定要做。从2000年到2015年，他用15年时间，动用全家积蓄，终于将一片荒山野岭打造成南京文化新地标——美丽的银杏湖景区。江苏长盈机械公司董事长赖天富，一家六代蕉农，他从小就在山上种蕉砍蕉。他硬是凭着自己的勤奋好学，从一名学徒成长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大年初一，他们父子俩在东台对着图纸啃着面包，喝着开水，谋划企业的未来。书中的22位台商，每一个人都有着同样精彩曲折的故事，敢

为人先，勇于创新，吃苦耐劳，可以说是他们共同的品质。

本书是近几十年来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的缩影。在江苏长期工作生活的台湾同胞超过30万人，大批台商在江苏扎根、成长，取得了骄人成绩。本书展示了这样一个充满生活激情、创业活力和社会责任的群体，窥一斑而知全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几十年来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的巨大成就。

本书既是个体事业奋斗史，又是一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史。就像人不能拎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任何人的行为都不可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本书通过对22个台湾商人创业故事的书写，折射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历程和巨大成就，折射出两岸关系由对峙到三通到融合的发展变化。22个台湾商人的成功，与这个大背景是密不可分的。1949年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长期处于隔绝与对峙状态。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政策，没有“九二共识”，怎么会有这么精彩动人的故事发生？22个台湾商人既是时代的幸运者，也是时代的弄潮儿；既是时代的受益者，也是时代的推动者。

本书展示了两岸人民同根同源的同胞情和高度的文化认同。书中的故事和人物，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生动反映。他们来往于海峡两

岸，起到了连接两岸的作用。书中写到台湾企业家在江苏投资创业，视江苏人民为亲人，视江苏大地为家园，以成为“江苏人”为荣耀。在徐州创办教育的任聿旬是《两岸家园》中最年轻的一位，他对台湾的朋友说，有机会要到大陆看看。而提及自己在大陆的发展，任聿旬说：“我不是把自己定义为‘台商’，我是一个回家创业的台湾青年。”《手绘银杏湖》中的林铭田“到了南京，有种归家的感觉”。海峡两岸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家”的味道，所体现出来的当然是民族文化的同根性和血缘性，所谓“打断骨头连着筋”。这是感情的基础，文化的基础，也是采访的基础、写作的基础。正如汪政在该书“后记”中所言：“两岸有着共同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根本的认同，也是最大的认同”。

本书是用文学讲好中国故事的成功之作。用接地气、有温度、有深度、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讲好中国故事，这是每一位当代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两岸家园》为当下文学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新的境界。参与本书写作的22位作者，大多是全国知名作家，为了这次写作，他们扑下身子，走进现场，紧贴人物，深入采访，付出了相当的心血。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导向。

小说《从未走远》

写出当代青年追求与担当

闻 音

余红的长篇小说新作《从未走远》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品以描写“90后”女青年自主创业为主干故事，在事业线与情感线的相互交织之中，有力地塑造了新时代志在科技创新的新型青年的感人形象，深情地歌吟了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始终砥砺前行者的奋斗精神，堪称一部接地气、有生气、扬正气的小说力作。

评论家白烨认为，余红这些年来的小说创作，一直坚守在现实题材领域。《从未走远》这部作品，由婉婉的故事内含了环保的主题，生动的人物体现了新人的风采，是现实题材中走在时代前线和生活前沿的作品，讲述了最为生动也最为鲜活的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写出了这个时代年轻人的追求和担当。

评论家贺绍俊认为，《从未走远》在主题、故事、人物、意蕴等方面，都紧跟新时代的社会变化，捕捉



新生活的内在脉动，特别是写出了当代青年在爱情和事业两个方面的“不忘初心”。作品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

余红表示，这部作品的创作，是自己把触角伸向新时代的一次体验，也是把身心融入大自然的一次洗涤。

诗集《东方既白》源于生命本真

祝 欣

诗人彭鸣的诗集《东方既白》近日由漓江出版社出版。诗人在现实中行走，从心底里发声，作品从一花一草、一山一木中呈现出作者最普通的生命表达，以独特的感知述说自己的情怀和故事，述说这个世界的平淡和惊奇、理想和希望、现实和虚幻、历史和现在。诗评家吴思敬认为，彭鸣是源于生命本真的抒情诗人，“诗是人类心灵的吟唱”，她崇尚天然，把自然、社会和人作为与心灵世界互动的写作源泉。她的每首诗写的都是触动自己心灵的东西，每首诗都来源于自己亲身体验的生活，写深深打动自己的人物、事件，感情真诚，有独到的发现的眼光。

